

戏剧学科回望与前瞻

傅 谨

摘 要：当代戏剧研究领域的诸多分支中，中国近现代戏剧的研究有了明显突破。京剧研究与梅兰芳研究是剧种研究的热点，《昆曲艺术大典》代表了当代剧种研究成果的水平。地方剧种研究的升温，成为当代戏剧研究新的学术增长点。《全明戏曲》《全清戏曲》的编撰，《京剧历史文献汇编（清代卷）》及《续编》、《梅兰芳全集》的出版，是戏剧历史文献搜集整理出版的重大进展。但戏剧基础理论研究相对弱势，中国戏剧表演体系研究推进缓慢，话剧理论和外国戏剧研究逐渐边缘化的现象，应该引起戏剧学科的重视。

关键词：戏剧学科；剧种研究；戏剧历史文献资料；戏剧基础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T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0X (2017) 01-0005-07

作者简介：傅谨，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戏曲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戏曲研究所所长，教授。北京 100073

doi:http://dx.doi.org/10.21004/issn.1003-840x.2017.01.005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戏剧学科之形成，始于晚清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一个多世纪以来，这一学科的发展非常迅速，已经形成了由史、论、资料、评论四者互相支撑的完备的架构，并且出现了诸多分支学科。始于19世纪后期的西方戏剧译介和20世纪初话剧的引进，使戏剧研究的对象自然延伸到中外话剧领域，因此丰富了中国戏剧学科的内涵。经过一个多世纪发展，尤其是因21世纪以来高等教育规模的急剧扩张，戏剧学科也进入高速发展的新阶段，呈现出与此前颇为不同的新面貌。

一

中国戏剧学科的研究虽然并不局限于本土戏剧，然而，中国的戏剧学者们最为关注本民族具有鲜明文化特色的悠久而辉煌的戏曲史的研究，这是理所当然的。因而，戏曲研究是戏剧研究领域最重要的部分。

戏曲成熟于宋元年间，明代后通过多条

路径传播至全国各地，并且形成丰富多彩、多系统的地方戏。因此，戏曲的通史和断代史、地域史各有其相互不能取代的学术价值。从通史的角度看，从周贻白的《中国戏剧发展史》到张庚主编的《中国戏曲通史》出版至今已数十年甚至半个多世纪，但是中国戏剧通史的研究很少真正意义上的推进。廖奔、刘彦君合著的《中国戏曲发展史》^[1]是新的较具规模的戏曲通史，其特点在于增添了文物实证的新视角；其中对舞台演出有更多的关注，也多为对存世文物的戏剧史意义的阐发。曲六乙编著《中国少数民族戏剧通史》^[2]打破戏曲史的框架，重在叙述汉族文化之外的戏剧活动的历史，是对中国历史上戏剧整体发展的重要补充。拙著《中国戏剧史》^[3]试图突破以张庚主编的《中国戏曲通史》为代表的偏于社会学的历史框架，并且将史的脉络延伸至当代，但体量偏小，无从替代上述几部通史。当然，近年里还陆续出现了一些断代和地域的戏剧史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深入到中国戏剧的局部，这些较深入的研究，

有助于让戏曲发展的脉络和面貌更为清晰，然而，中国戏剧发展历程完整的通史形态的新描述，仍有待来日。

戏剧史的研究领域最主要的突破，是对近现代以来中国戏剧发展进程的研究，尤其是20世纪以来的中国戏剧发展，逐渐成为戏剧学科的热点。贾志刚主编的《中国近代戏曲史》^[4]的出版，上限为中国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鸦片战争（1840年），下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其意图当然是要填补张庚主编的《中国戏曲通史》和《当代中国戏曲》之间的空白，为20世纪戏曲史的整体叙述提供新的起点。但是，该书的体例并不完全按照通史的结构展开，作为一项多人参与的集体研究成果，各部分之间颇难以融会贯通。因而，这一时期的戏剧史述虽然有了这一重要的开拓性成果，其空白仍有待填补。

如前所述，20世纪上半叶的戏剧研究颇受学界关注，是中国戏剧史研究新的、重要的学术增长点。尤其是一些具体时段和现象的深入研究，明显在努力突破原有的研究盲点。

其中，20世纪初“新潮演剧”的研究，使戏剧界对话剧诞生与早期发展的认识明显深化，尤其是围绕中国话剧的诞生时间节点与早期话剧创作演出主体的争论，开拓了人们的视野，是成果相对比较集中的领域；无论是国内丁罗男、袁国兴等学者的研究，还是日本学者平林宣和、饭塚容等的研究，都产生较大反响。2009年在广州、2012年在北京、2015年在杭州召开的连续三届有关“新潮演剧”的学术会议，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对中国戏剧这一特殊发展时段的研究。中国话剧始于1900年（或1899年）上海学生演剧而非1907年东京春柳社的演出的观点，以其充分可靠的证据而获得越来越多学者的理性认同。

近现代以来以上海为中心的戏剧演出市场的研究，近年突然成为戏剧研究者非常热衷的话题，并且与“新潮演剧”的研究，形成相互关联的掎角之势，在一定程度上，也

改变了话剧与戏曲研究两相分离的现象。戏剧市场的研究，将学者们的兴趣从原来纯粹关注作为艺术门类之一的戏剧，扩展到作为演出市场中文化消费对象的戏剧，揭示了晚清民国年间戏剧界极具活力的传播与营销活动，也拓展了戏剧研究的外延。

抗日战争时期的戏剧发展，除上海“孤岛”时期的左翼话剧之外，一直是戏剧研究界相对薄弱的部分，近年里出现了重要突破。马俊山对该时期演剧职业化的研究，在相关成果中较有代表性。此外还有日本占领东北后成立的伪“满洲国”治下的戏剧发展研究，同一时期的台湾戏剧研究等，都为我们进一步把握20世纪上半叶中国戏剧发展的全貌，提供了有价值的成果。值得指出的是，这些研究之所以取得突破，明显借助于超越原有的学术禁区的力量，如话剧诞生和早期话剧发展的认识的推进，是对中国话剧所谓“战斗精神”的质疑与突破的结果；对日本占领区的戏剧研究的推进，同样是在排除非学术和非艺术因素的前提下取得的。

二

中国戏剧分为多个剧种，其中京剧因其在现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特殊地位与影响，一直是戏剧研究的重镇。多年来，京剧研究始终是海内外中国传统戏剧研究领域最有活力、成果最丰的领域，在可见的未来，这一趋势仍将持续。

京剧研究群体的形成与学术交流，最主要的平台就是中国戏曲学院主办的两年一度的“京剧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一戏剧界最重要的学术活动12年里已持续召开六次大型国际会议，每次均吸引近两百位学者参加，会议主题涉及京剧与中国文化传统、京剧与中国现代社会、京剧的表演理论体系以及梅兰芳与京剧的传播等重要议题。目前已经问世的5部会议论文集，收录了海内外优秀学者参加历次会议的学术论文，充分体现了当代广泛分布在世界各国的京剧研究者的

水平，也是中国戏剧研究领域最有价值的成果。

梅兰芳研究在京剧研究领域有特殊的重要性，一直是戏剧研究的重点对象，并且随着纪念梅兰芳诞辰 120 周年和访苏 80 周年等纪念活动而升温，相关的出版物与研究成果十分丰富，涌现出一批较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其中，梅兰芳 1930 年访美演出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在跨文化研究渐成热点的背景下，梅兰芳访美研究逐步走向深入，尤其是大量中文和英文原始文献浮出水面，突破了长期依赖《齐如山回忆录》这单一文献形成的偏见，研究更有价值，结论更为客观。同时，梅兰芳访日和访苏的研究，也有明显的推进。这些重要研究成果，还刺激了中国戏剧海外传播以及中西戏剧交流的研究。

昆曲是中华文明中雅文化的结晶，在戏剧领域始终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王文章主编的《昆曲艺术大典》^[5]问世，是昆曲研究领域的重大和标志性的成果。《昆曲艺术大典》分为历史理论典、文学剧目典、表演典、音乐典、美术典五大部分，分类搜集、整理昆曲艺术的文字文献、谱录文献、音像资料文献、图片资料等，在明清及近代昆曲的理论典籍、史料文献的搜集整理方面的贡献，令人瞩目。编撰者校点整理了昆曲理论、剧本文献 200 余种，多达 1300 万字，包括昆曲理论文献 100 余种，昆曲剧本 100 种及三种大型昆曲选集，整部《大典》包含原始文献多达近 2000 条目，并且一一编撰提要；昆曲曲谱、身段谱等典籍的影印，也是其中的重要内容。这类典型的百科型著述，如同此前出版的龚和德等学者主持完成的《京剧大百科全书》一样，如果没有多年研究的积累，很难克尽其功。

当代昆曲演出中最具影响力的青春版《牡丹亭》，一直是戏剧研究的热点，每年都有大量新的研究文献问世。青春版《牡丹亭》上演十年来所获的关注，实为其他任何戏剧演出剧目望尘莫及。该剧在海内外各大学的演出均产生强烈反响，还吸引了大众媒体始

终不懈的聚焦，所以引发了许多非戏剧专业学者的研究兴趣，丰富了戏剧研究方法，同时也开拓了戏剧研究范围。

地方戏是中国戏剧的主体，地方剧种的研究升温，是近年来戏剧学科发展进程中最令人瞩目的趋势。2000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世界范围内启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初名为“人类口述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遴选，2001 年，昆曲成为该组织第一批公布的 18 个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之一；其后又有京剧、粤剧等剧种相继被列入世界“非遗”目录。受此影响与启发，我国也于 2004 年开始实施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认证工作，并且逐渐向各省、市、县一级延伸。全国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认证产生了始料未及的效果，从戏剧角度看，那些长期缺乏关注、当然也很少为学术界关注的地方剧种，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地方政府申报“非遗”项目的热情，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些剧种的生存环境，同样重要的是，由于申报“非遗”项目的需要，相关的剧种研究也获得高度重视，因此直接引发了地方戏剧研究的高潮。

地方剧种研究的升温，还与开设戏剧与影视学专业的高校以及学位点迅速增加相关联。戏剧研究学术群体规模的急剧扩充，滋生了对新的研究课题的强大需求。分布于各地的高校学科群与地方剧种的距离最近，获得相关资源最为方便，或受地方政府委托，或出于更纯粹的学术目的，非常之自然地将研究的触角伸向地方剧种，中国戏剧的多元格局因此得到更清晰的展示。

地方剧种研究不仅是戏剧与影视学科的学术新成果的重要内容，同时对音乐、舞蹈等相关学科的研究群体也有重要意义，尤其是音乐学科内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不同于“非遗”视野的地方戏剧研究，具有鲜明的文化人类学色彩的民间戏剧研究，在地方剧种研究领域相对表现出更高的学术水平。受拙著《草根的力量——台州戏班的田野调查与研究》^[6]影响，对各地方剧种的民间剧团的田野研究，形成了一股新的学术风气，尤

其是因地方剧种多数均拥有独特历史和鲜明风格的音乐传统，它们迅速成为具有民族志特色的音乐研究的对象，大大开拓了戏剧研究的视野。其中，如黄虎的环县道情音乐研究，孔培培的拉魂腔研究等等，都是较有代表性的成果。地方剧种的戏剧学和音乐学兼具的跨学科研究的这一新方向，既不同于从20世纪40年代中叶的安波到当代学者乔建中、刘正维等从音乐研究角度开展的中国传统戏曲的音乐研究，也不同于从何为开始，由海震、路英昆等新一代学者承继的戏曲角度开展的戏曲音乐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前沿性，且有方兴未艾之势。

三

尽管中国近代意义上的戏剧研究已经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历程，但是相对于中国戏剧这一庞大的研究对象，资料搜集整理方面的工作，其实成果还很有限。然而近年里，这一方面的工作有了明显进展，成绩非常显著。

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与出版，既是戏剧研究不断推进的前提，同时也一直是学术研究的结晶。继王季思主编《全元戏曲》^[7]出版后，《全明戏曲》的编撰获得了重大进展，《全清戏曲》的第一编已经出版，这些都是中国戏剧历史文献搜集整理出版的标志性事件。域外戏曲文献的搜集与整理成果显著，黄仕忠是这一领域的代表人物，他对日本各大图书馆所藏的戏曲相关文献所做的全景式扫描，并且通过为上述文献撰写提要做的极具学术价值的介绍，都将戏剧文献整理出版推上了一个新台阶。傅谨主编的《京剧历史文献汇编（清代卷）》^[8]及《续编》（共14卷）的出版，为晚清京剧诞生发展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资料基础；八卷本《梅兰芳全集》^[9]的出版，更是梅兰芳研究史上的重要节点。此前有关清代京剧历史的研究，学者们只能依赖两卷本《清代燕都梨园史料》，《京剧历史文献汇编（清代卷）》及《续编》增添的资料数量有十倍之多；新版

《梅兰芳全集》收录了200多篇梅兰芳署名的文献，此前出版的《梅兰芳全集》只收录了几十篇，只是他存世文献的极小一部分。这两部资料的问世，对京剧和梅兰芳研究，具有毋庸置疑的价值。

福建《泉州传统戏曲丛书》的梨园戏剧本整理、四川省川剧研究院编撰的《川剧传统剧目集成》，为各地全面搜集整理各剧种的传统戏曲剧本，做了极好的示范作用。浙江、安徽等地的传统徽剧资料以及各地有悠久历史的地方剧种资料的搜集整理，都有了卓然可观的成果。张大新主编的《樊粹庭文集》是民国年间对豫剧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并且担任许多新剧目编导的樊粹庭存世资料的汇集，为豫剧现代史提供了极珍贵的一手材料。尽管20世纪50年代初留下的传统戏剧资料的整理工作才刚刚开始，仍有海量的资料在尘封中无人问津，但是在政府对地方戏剧高度重视的背景下，为响应地方戏剧研究推进所产生的强烈的资料需求，相关的剧本与其他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将有可能出现井喷式的发展。

《张庚文录》《田汉全集》《焦菊隐文集》《王季思全集》《谭霈生文集》《齐如山文集》的出版，是戏剧资料整理出版的另一类型。他们都是20世纪中国戏剧发展进程中举足轻重的理论大家，几乎每部文集都代表了现当代中国戏剧史或学术史的一支脉络。学苑出版社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在戏剧文献资料的出版方面，都有突出贡献。

戏剧历史文献的搜集整理出版出现的这些可喜的重大成果，同时也伴随着方法论层面的突破。有关戏剧文献的整理，一直有不同的学术取向。首先，现当代戏剧研究所需要利用的文献类型与古代戏剧史研究所依托的文献类型有明显差异。古代或现代书籍这类正式刊刻的出版物固然很重要，但是考虑到戏剧很强的民间属性，如果不注意晚清以来大量可以统称为“非书文献”的资料，该时期的戏剧研究就会遇上无法逾越的困难，因而重视各类“非书文献”的价值，将此类文献的价值提升至与正式出版物同样的地

位，是近现代戏剧研究取得新进展的必要前提。其次，各类“非书文献”的整理原则，需要在处理此类文献的过程中重新确立。保存文献原貌为主旨的影印出版方式固然有其合理性，然而，经过适当的点校与整理，用当代出版物通行方式重新编排的文献资料，显然为学术研究者提供了他们更熟悉和更方便的途径，并且更具学术含量，因而更值得鼓励。再次，此类“非书文献”的点校与整理需要处理的问题，是此前的文献学很少遇到的。以晚清与民初文献为例，点校与整理既包括原来无标点文献的断句，也包括运用目前通行的规范化的标点，对晚清民国年间多种多样的标点法的校正，经过这样的校正，使得文献更便于阅读和引用，因此很受欢迎。而此类文献的搜集整理过程中，更为重要的是对诸多异名的处理。在这一时期的戏剧文献中，涉及艺人名字和剧目名称时，一人多名、一剧多名的现象非常普遍，以同音异字为主要特点的各种俗写，充斥于每一类文献中，莫衷一是。有些异写是明显的错讹，但更多异写只是称谓与习惯差异所致。即使是那些明显错讹的异写，由于同类称谓在大量的各类文献中出现频率往往极高，在一定意义上，它已成为新的书写习惯，贸然统一，也会导致文献原貌因鲁莽的校正而被遮蔽。因此，对文献原貌的尊重，有时就包括对此类错误的包容，更不用说容忍正误莫辨的异写。该时期以大量“非书文献”为主体的戏剧资料的整理，呼唤着全新的文献整理规则，它们对戏剧文献的整理出版，都起着非常积极与重要的推动作用。

戏曲文物的发掘与整理研究，也是最近戏剧研究领域的亮点之一。山西师范大学车文明率领的团队，在该领域有突出成果。辽宋金元年间各类有价值的文物持续面世，对现有的戏剧史已经逐渐构成一定的挑战。虽然至今这些文物的解读工作还做得很有限，因此文物的新发现还没有达到改写中国戏剧发生史的程度，但是随着文物研究的进展，假以时日，我们对中国戏剧早期历史的认识，至少可以进一步深化与细化。

四

就在实证研究迅速推进的同时，我们还不能不看到，戏剧基础理论研究相反成为近年里戏剧学科中相对弱勢的领域。20世纪90年代后期李泽厚先生曾经以“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描述当时的学术发展新趋势，在戏剧领域，同样有类似的现象。

戏剧基础理论研究尽管没有出现如历史研究与资料整理那样明显的突破性进展，但是也并非完全乏善可陈。对传统价值的重新认知，就是当代戏剧理论界的重大成果，这也是对当代戏剧创作演出提出的尖锐问题的回应。有关继承和创新关系的讨论，贯穿在晚近戏剧发展的全过程中，是关乎戏剧健康发展的关键。经过理论界的多年激烈的争论，随着改革开放之初社会整体上出现的机械崇洋意识的退潮，传统戏剧生存发展的外在环境逐渐得到改善，中国戏剧本体、包括其特有的表现手法，终于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尊重和认同。戏剧界的理论与批评主导倾向发生了根本改变，传统的继承和中国特有的戏剧手法的运用，在戏剧创作演出评价中，重新回到被优先考虑的位置，因而在戏剧创作演出环节中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中国戏剧表演理论体系的建构，一度曾经引起戏剧界学者们的关注，这一概念其中又有两个重要分支，一是戏曲表演理论体系建构，一是长期以来以特色鲜明的北京人艺的话剧表演风格为主，同时包含其他重要话剧院团和表演艺术家的追求的所谓话剧“中国学派”的导演、表演理论体系建构。这两部分内容看似毫不相干，其实是具有内在关联的——在一定程度上，话剧的“中国学派”内在地包含了对戏曲表演规律的重视和借用。一方面，戏剧理论界多位学者不约而同地对包括“梅兰芳体系”在内的所谓“世界三大表演体系”提出质疑，正在努力纠正这一极常见的谬误；另一方面，戏曲表演的理论体系建构，也确实是学者们所追求的重要学术目标。2012年李默然、徐晓钟

两位戏剧界德高望重的前辈在沈阳召集的“中国戏剧（戏曲）导·表演艺术体系论坛”以及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戏曲学院相继召开的中国戏剧表演理论体系学术研讨会，都体现了对这一问题的重视，但是多年来这一课题的进展十分有限，中国戏剧表演理论体系的框架，尚未见端倪。

在戏剧理论研究领域，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戏剧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术群体“前海学派”的重新评价，是一个全新的话题。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的学者触发的这一讨论以及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的学者们的回应，活跃了戏剧理论研究的气氛，为当代戏剧理论发展，提供了新的维度。

在戏剧学科研究中，最为滞后的是包括欧美戏剧在内的外国戏剧研究，换言之，随着大部分戏剧学者的关注焦点移向民族与传统戏剧，其他国家的戏剧的存在及史论研究，却很令人遗憾地成为被遗忘的角落。多年来，尽管我们向世界开放的程度日益增加，然而戏剧研究界却在反向而行，学者们的学术兴趣迅速向本土回归。就从该领域有限的成果看，宫宝荣著《法国戏剧史》，王岚、陈红薇著《当代英国戏剧史》，固然是近年里外国戏剧研究的重要成果，然而，何其莘翻译的《英国戏剧史》出版后，就迅速成为国内英国戏剧研究领域最受欢迎的著作，反衬出中国学者在外国戏剧研究领域非常尴尬的国际学术地位，说明外国戏剧的研究，仍然呈现出对翻译著作的强烈依赖。沈林主编的《新经典译丛》陆续问世，《特佐普罗斯和阿提斯剧院：历史方法和评价》《罗伯特·威尔逊：方法与作品》《波兰戏剧史》等的学术价值值得充分肯定，但是这些著作要产生其学术影响，并且唤起戏剧学界对这些研究对象的热

情，看来远非一日之功。

当然，外国戏剧领域的出版物并非完全空白，郑传寅、黄蓓著《欧洲戏剧史》，陈世雄著《现代欧美戏剧史》，潘薇《欧美戏剧发展史》等图书，都是近年里出现的相关著述。这些著作在向国内学者介绍外国戏剧方面，当然不无贡献，然而，客观地看，如果将它们放在各国相关学科研究的背景下看，还未能达到可与国外同领域学者对话的程度，更不敢说是产生了世界影响的学术成果。2016年，各国都在举办纪念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的相关活动，中国更由于恰逢汤显祖逝世400周年纪念，掀起了莎士比亚或莎、汤联合纪念的热潮，但是并未看到新的代表当代水准的研究成果。

为响应“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号召，中国戏剧剧本和学术著作的外译工作，近年里有正在启动的迹象。但目前这一方面的努力并未见到明显成效，一些仓促上马的戏剧外译项目，由于准备不足，在学术水平和语言水平两方面均缺乏合格的项目负责人及团队核心成员，成果粗糙且争议不断，还无法满足让世界各地的学者与戏剧界人士分享中国伟大的戏剧传统和艺术成就的目标。在可见的未来，这项工作还较难看到光明的前景。

戏剧是综合艺术，因此，戏剧学科内涵复杂，边界并不明晰；而且，由于音乐在戏曲艺术具有的核心作用，更增添了戏剧学科内涵的复杂性。全面系统地揭示中国当代戏剧研究的面貌，并非一篇短文所能完成的任务。这里所介绍的仅是近年里戏剧领域学术发展的某些趋势和部分成果，挂一漏万，在所不免，亟盼有识之士的补充与教正。

（责任编辑 薛雁）

参考文献：

[1] 廖奔,刘彦君.中国戏曲发展史[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13.

Liao Beng and Liu Yanjun,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Operas*, Beijing: China Drama Publishing House, 2013

[2] 曲六乙.中国少数民族戏剧通史[M].北京:中

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15.

Qu Liuyi, *General History of Chinese Ethnic Minorities' Drama*, Beijing: China Ethnic Photographic Art Publishing House, 2015

[3] 傅谨.中国戏剧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 Fu Jin, *History of Chinese Drama*,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4
- [4] 贾志刚. 中国近代戏曲史[M].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1.
- Jia Zhigang,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Drama*, Beijing: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11
- [5] 王文章. 昆曲艺术大典[M]. 北京: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暨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6.
- Wang Wenzhang (ed.), *Grand Dictionary of the Kunqu Opera*, Beijing: Time Publishing Media Co. Ltd and Anhu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16
- [6] 傅谨. 草根的力量——台州戏班的田野调查与研究[M].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1.
- Fu Jin, *The Power of the Grass Root: The Fieldwork and Research of the Taizhou Theatrical Troupe*, Nanning: Guangxi People's Press, 2001
- [7] 王季思. 全元戏曲[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0.
- Wang Jisi (ed.), *Traditional Chinese Opera in the Yuan Dynasty*,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90
- [8] 傅谨. 京剧历史文献汇编·清代卷[M]. 南京: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2011.
- Fu Jin, *Document Collection of Historical Archives of Peking Opera (Qing Dynasty)*, Nanjing: Phoenix Publication Media Group and the Phoenix Publishing House, 2011
- [9] 傅谨. 梅兰芳全集[M].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和北京出版社, 2016.
- Fu Jin, *Complete Works of Mei Lanfang*, Beijing: China Drama Publishing House, 2016

Retrospective and Prospective Views on the Discipline of Theatre Studies

Fu Jin

Abstract: Among many sub-disciplines of contemporary theatre studies, an obvious breakthrough is seen in the studies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theatre. Peking Opera and the study of Mei Lanfang are the focus of the studies of the genre of theatre, for example, *Grand Dictionary of the Kunqu Opera* represents the latest research fruits. It has been an emerging academic momentum to study local theatrical genres. On the other side, breakthrough in the document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historical theatrical archives is seen in the publication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Opera in the Ming Dynasty*, *Traditional Chinese Opera in the Qing Dynasty*, *Document Collection of Historical Archives of Peking Opera (Qing Dynasty) and its Sequel*, and *Complete Works of Mei Lanfang*. However, it is noticed that the basic theory study of theatre is relatively weak, the study of Chinese theatrical performance system stagnates, the study of theatrical theory and foreign drama is gradually marginalized, which will definitely arouse deep concern in the field of drama studies.

Key words: theatre studies, study of the theatrical genre, publication of the historical theatrical archives, study of basic theatrical theories

About the author: Fu Jin, Vice-Chairman of Chinese Association of Literary Critics, committee member of the Discipline Committee of the State Council, professor, Director of the academic committee and dean of the Institut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Opera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Theatre Arts. Beijing 100073